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

蔡寶琪*

摘要

唐傳奇是文人有意識創作的小說，透過不同的藝術手法，例如肖像描寫、語言和行為描寫、心理描寫、間接描寫等等，塑造小說中的男性形象。這些傳奇小說以多元化的藝術手法塑造豐富的人物形象，將男女間的感情表現出來，格調高尚。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大部分是追求愛情、年青的文人，不過，在社會制度的壓迫、封建傳統文化的壓力和唐代特殊的社會現象下，他們之中很多為了追求名利、前途，而犧牲愛情。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既多才多情，亦同時怯懦軟弱，往往出現了不少寡情薄倖的負心漢。唐傳奇愛情小說中此一柔弱、被動、多情的才子形象，成為後世愛情故事男性形象的典型。本論文透過分析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形象特徵、塑造形象的手法，以及嘗試結合唐代社會環境來解讀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形象的成因，以探討男性角色在社會上、文學上的意義，使唐傳奇愛情小說研究變得更全面。

關鍵詞

唐傳奇 愛情小說 男性形象 藝術手法

(一) 緒論

1 研究動機

班固(32-92)《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¹小說雖是「道聽塗說」、「街談巷語」之文，但它能切實反映

* 作者為香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文科碩士。

人民的生活面貌和社會實況。在中國傳統的文學觀念中，小說的地位不及詩詞般崇高。然而，因為它取材自日常生活，最能包容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面貌，因此，小說與文化確實有密切的關係。其實，文學作品是反映文化的載體，唐傳奇是唐代文人的小說，寫的人和事都屬於唐代，從中可見唐代的社會面貌。

最早出現「傳奇」之名，見於裴鉞（生卒年不詳，860–888 年）的小說集²。唐傳奇之所以名為「傳奇」，歷代有不少看法。魯迅（1881–1936）在《中國小說史略》認為：「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於搜奇記逸，然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³以及「此類文字（指傳奇），當時或為叢集，或為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敘委曲，時亦近於俳諧，故論者每訾共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⁴唐代小說的內容「搜奇記逸」、「敘述宛轉」，文筆華麗，篇幅長，與六朝志怪小說大大不同，因此命名「傳奇」，以作分別。

唐傳奇是文人有意識創作的小說，從現實生活中取材，多以男女情愛為主題，能反映唐代的社會面貌，也能反映唐代文人的生活情況。情和愛是人的本性，由《詩經》開始，已經記下了不少愛情作品，然而，中國人卻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儒學的「孝道」、「守禮」、「中庸之道」等等，都深深影響中國的文人。在中國傳統禮教下，男女間的感情往往要「發乎情、止乎禮」，備受壓抑，但愛情是人人嚮往的，而且，唐代的思想較歷代開放，女性地位亦較高，在這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就有了寫愛情的小說。雖然情愛題材是民間文學的主要題材，但唐傳奇是透過比較成熟的藝術手法（如心理描寫等），將男女間的感情表現出來，並且由「色」入「情」，格調較過往有關愛情的文學作品為高，所以很有研究價值。

唐傳奇的作者都是男性，讀者層也以男性為主。作為一種由男性主導的文學作品，唐傳奇的愛情故事實際上反映了男性對女性及戀愛觀念的看法。不論作者或讀者，都以男性為主，因此，唐傳奇可稱為一種男性的文學作品。然而，唐傳奇中的

1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藝文志》（香港：太平書局，1963年），頁39。

2 李宗為：《唐人傳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

3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香港：三聯書店，1996年），頁72。

4 同上注。

男主人公，卻往往十分懦弱；反之，女性形象則堅強、大膽、美麗，比男性形象更光輝、更突出。可能由於這個緣故，歷來有不少評論者討論唐傳奇中的女性形象，但迄今還未有太多探討唐傳奇男性形象的篇章。本論文為了填補這一方面的空白，於是就唐傳奇男性形象的塑造進行解讀，從中探討唐傳奇男性形象的特點。

2 研究範圍及方法

唐代傳奇由第一篇張鷟（658?-730）《游仙窟》到最後一篇皇甫枚（生卒年不詳，880年前後在世）的《飛煙傳》（又稱《三水小牘》），共一百多篇，可按題材內容分為三大類——愛情故事、俠義故事和志怪故事。本論文將就唐傳奇中的愛情故事作分析。

唐傳奇中的愛情故事，指一些只言情而不涉及其他成份的傳奇，例如《霍小玉傳》、《鶯鶯傳》、《柳氏傳》、《飛煙傳》等等。本文所引用的唐傳奇作品，主要由中唐至唐末，因為這段時期的唐傳奇發展已趨成熟，比初唐的傳奇作品有更高的藝術水平，已擺脫了六朝志怪小說的影響。

本論文就小說中塑造男性形象的藝術手法，分析其中男性形象的特點。又從這些特點，配合中國社會傳統和中國文學傳統的男性形象，進一步探討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形象的意義。

3 研究價值

本論文以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為研究對象。在唐傳奇中，以愛情故事為題材的小說數量最多，成就亦最高。而且，與志怪小說和俠義小說相比，愛情小說更貼近人情，更能反映當時的風尚及男性（特別是文人）心態。

唐傳奇的男性角色面對社會制度的壓迫，以及封建傳統文化的壓力，因而顯得無助。唐代著重門閥觀念，唐代男性即使考取功名，亦不保證仕途亨通，因此，唐人文人面對考試制度的壓力之餘，亦要與高門聯婚，才可確保前途順利。但是，在文人的生活圈子中，卻有很多結識妓女的機會，唐代妓女外貌出眾，舉止優雅，更難得的是她們富有文才，能與文人唱和詩作。文人與妓女產生不少愛情故事，可惜，唐代規定文人不能與妓女結婚，結果形成社會的矛盾。唐代男性在種種壓力、矛盾之下，無力反抗，這現象在唐傳奇愛情小說所表現的弱化男性形象中反映出來。

就一種讀者和作者都是男性的文學作品來說⁵，唐傳奇中的男性形象或多或少是當代男性的寫照，但何以這些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比不上女角呢？中國文學傳統上有弱化男性形象的傾向，如民間故事《梁祝》的梁山伯便比不上祝英台。在唐傳奇中，已看到此一傳統。究竟為什麼在中國愛情小說中，男性角色（尤其是男主角）都有弱化、女性化的傾向呢？其中又有些甚麼社會意義呢？這些問題實在值得探討。

4 唐傳奇的分類

唐代傳奇由第一篇張鷟《游仙窟》到最後一篇皇甫枚的《飛煙傳》，共一百多篇，可按題材內容分為三大類——俠義故事、志怪故事和愛情故事。

俠義故事指以民間豪俠為主角的傳奇，如《虬髯客傳》、《紅線傳》、《聶隱娘》等等。以民間豪俠為題材的傳奇，可說是由唐代開始⁶。

志怪故事可說是繼承了魏晉六朝的遺風，故事內容天馬行空，充滿浪漫的想像，所寫的都是奇聞、神怪之事，例如《古鏡說》、《補江總白猿傳》、《集異記》、《枕中記》、《元無有》。

愛情故事指男女言情小說，情感真摯，故事情節扣人心弦，如《霍小玉傳》、《李娃傳》、《鶯鶯傳》、《離魂記》、《飛煙傳》、《離魂記》等等，有很大的藝術成就。後世以這類傳奇為藍本的文學創作極多，例如由《霍小玉傳》改編而成的作品，有明代著名劇作家湯顯祖（1550–1616）的《紫簫記》、《紫釵記》及近代粵劇作家唐滌生（1917–1959）的《紫釵記》，現今都是膾炙人口的作品，可見影響深遠。

5 唐傳奇中的愛情小說

「在唐以前，中國向無寫戀愛的小說。有之，始自唐人傳奇。就是唐人所作傳奇，也要算這一類最為優秀。作者大都以雋妙的鋪敘，寫淒惋的戀情。其事多屬悲劇。故其文多哀艷動人。」⁷由唐傳奇開始，中國始有以愛情小說為主題之小說，而且很受歡迎，就藝術成就而言，也是以此類故事最為優秀。現就其中的題材、結局以及故事特徵一一簡介。

5 《中國小說史略》，頁 72。

6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82 年），頁 105。

7 郭箴一：《中國小說史》（香港：泰興書局，1961 年），頁 128。

5.1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題材

唐傳奇中的愛情小說，題材包羅萬象，除了一般才子佳人式的言情模式，有《鶯鶯傳》的張生與鶯鶯、《離魂記》的王宙與倩娘，也有文人與妓女的愛情故事，《霍小玉傳》的李益與霍小玉、《李娃傳》的滎陽公子與李娃，更有為人妻的偷情故事，《飛煙傳》的步飛煙與情夫趙象，可見題材的多元化，亦不多不少反映了唐代的社會風氣。唐代社會相較其他各朝代開放，而且女性地位也相對地提高，因此男女交往的現象較為普及，由此衍生出不少以男女愛情為主題的小說，相信這些故事亦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且，唐代士子與妓女關係密切，因此，亦有不少與此有關的愛情故事。

除了以上的題材，唐傳奇的愛情小說也有描述人神戀、人鬼戀，《柳毅傳》中書生柳毅與洞庭龍君小女的愛情、《裴航》的裴航與仙女雲英之戀、《任氏傳》中鄭六與狐女任氏之戀。甚至故事中的戀愛對象，可以是虛擬的對象，《離魂記》寫人與靈魂之戀、《秦夢記》寫夢中相戀的故事⁸。可見唐傳奇愛情小說題材種類繁多。

5.2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故事模式

大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先介紹男主角的姓名、家世、外貌、性情，然後介紹女主角的姓名、外貌、性情。男主角多為文人，女主角有妓女、有千金小姐，亦有神妖之類。不論出身如何，她們都是絕色佳麗。《鶯鶯傳》、《李娃傳》、《柳氏傳》、《任氏傳》等等，男女主角都以一見鍾情的形式展開戀愛，可見雙方都著重對方的外貌。談戀愛的時候，多以詩賦傳情⁹，可見男女主角皆欣賞對方的才情。這是大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故事模式。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有美滿的結局，《離魂記》王宙與倩娘、《裴航》裴航與雲英、《柳氏傳》韓翃與柳氏的結局，都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李娃傳》的李娃雖為娼妓，但是最後被滎陽公子以六禮正式娶為妻，更被封為汧國夫人，生了四個兒子，她的兒子也當上大官，其結局可謂眾傳奇最美滿的一篇了。當然，唐傳奇的愛情小說有更多篇是以悲劇告終，《霍小玉傳》記敘少年才子李益和風塵女子霍小玉相愛，李益願與小玉相愛至老，可惜李益為求仕途發展順利，另娶富貴家盧氏女為妻，把小玉

8 《唐代傳奇研究》，頁 108。

9 束忱、張宏生注釋，侯迺慧校閱：《新譯唐傳奇選》（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313。

拋棄。小玉得悉後抑鬱而死，臨終發誓要化成厲鬼，向李益報仇，結局非常悲壯！

另一名篇《鶯鶯傳》的結局亦令人神傷，此故事說富家小姐鶯鶯與書生張生熱戀，其後被始亂終棄，最後更被男主角視為「尤物妖人」，似乎暗示被棄是咎由自取。還有唐傳奇最後一篇《飛煙傳》，這篇情節較為簡單，小說描寫唐懿宗咸通年間（860-874），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公業的愛妾步飛煙為了追求真愛，與趙象偷情，事後被揭發，武公業鞭打飛煙至死，趙象則易服離開。雖然這一篇記述了一段越軌的情感，不過其結果是「三悲」，一悲飛煙與趙象的愛情不能堅持，二悲飛煙最後被毒打致死，三悲趙象黯然離去，並沒有出手相救為愛情犧牲的飛煙。可見唐傳奇作品的結局多是有情人往往難成眷屬，而這些悲劇，從上述幾篇傳奇可見，又多是由男主角造成的。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結段部分，通常加插了作者對愛情故事結局的個人看法，尤其對男女角色的行為，有讚揚，亦有貶抑。《李娃傳》中，李娃對落難的滎陽公子不離不棄，還幫助他重拾昔日的光輝，在小說末端，作者說：「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喻也。」¹⁰這一番話表達了作者對一位妓女竟有如此德行的讚美。《任氏傳》說：「嗟乎！異物之情也有人焉！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雖今婦人，有不如者矣。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向使淵識之士，必能揉變化之理，察神人之際，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不止於賞翫風態而已。惜哉！」¹¹歌頌了狐女任氏雖非人類，但其守節觀念，為現今婦女的不及。同時，指斥鄭生只貪圖任氏的美貌，而從未深入了理她，使她枉死於路上。

除了作者於小說結段發表議論，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亦有加插時人的議論，隱含了作者的看法。《霍小玉傳》說：「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¹²透過當時人的輿論，表現了作者對霍小玉的同情，以及對李益薄倖的憤怒。在《步飛煙》，武公業打死飛煙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¹³，飛煙的殉情，引發了不同人對飛煙的不同評價，有好有壞。哀其不幸的認為「恰似傳花人飲散，空床拋下最繁枝」¹⁴，指罵她的說「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¹⁵，也有人

10 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6年），頁107。

11 《唐宋傳奇集》，頁43。

12 同上，頁74-75。

13 同上，頁164。

14 同上，頁165。

15 同上注。

認為飛煙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¹⁶。《步飛煙》既表示了作者對飛煙的同情，但也認為她有罪。

5.3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故事特徵

(1) 反映現實

唐傳奇愛情小說除了故事情節吸引之外，更重要是其寫實的一面。所謂「寫實」，當然不是指所有故事都是真人真事，其「寫實」，乃在於故事背景扣緊現實生活，讓當時的讀者有極大的代入感。唐代門閥觀念極重，婚姻與仕途掛勾，當時的人認為最美滿的婚姻就是娶五姓女為妻¹⁷，所以《鶯鶯傳》的張生拋棄鶯鶯、《霍小玉傳》的李益另娶高門，於當時是「理所當然」。

至於文人妓女的愛情，亦不是作者虛構的，因為唐代文人有狎妓冶游的風尚，與妓女關係密切。但是，當他們與妓女產生了真感情，又會被上層社會所不恥¹⁸，所以造成了不少浪漫的愛情悲劇，如《李娃傳》、《霍小玉傳》、《楊娼傳》中的故事，都是文人與妓女的愛情故事。

(2) 對女性的欣賞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另一特色，是處處流露對女性的讚美。小說著重描寫女性的外貌美，如「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¹⁹的崔鶯鶯、「端妍絕倫」²⁰的倩娘、「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²¹的霍小玉、「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墨，尤工擊甌，其韻與絲竹合」²²的步飛煙等等，每一位女主角都有美貌、有氣質、有才情、有修養。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作者不僅欣賞女性角色的外在美，更對她們的才情、內涵

16 周承銘：〈略論《飛煙傳》的思想價值〉，《開封大學學報》1995年第3期，頁12。

17 劉開榮：《唐代小說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64年），頁100-101。

18 蔡燕：〈《霍小玉傳》與《李娃傳》女性形象審美比較〉，《曲靖師範學院學報》第20卷第2期（2001年3月），頁53。

19 《唐宋傳奇集》，頁128。

20 同上，頁28。

21 同上，頁69。

22 同上，頁160。

加以讚揚²³。如《飛煙傳》，記錄了飛煙寫給趙象的詩，為她的形象增添了美麗光彩；《霍小玉傳》的霍小玉，也具有良好修養和不凡的才華。因為她們有美貌，又有才情，所以當她們遇到不幸時，更惹人憐愛。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形象，反映出男性欣賞女性的才情美，側面影射了唐代新興的女性觀——重視女性的才情²⁴。

小說許多時刻劃了女性對愛情的敢愛敢恨，更見作者對女性的讚頌。《飛煙傳》描寫飛煙臨死的一段，可謂是烈士式的描寫²⁵：「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飛煙詰之。飛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飛煙呼其所愛女僕曰：『與我一盃水。』水至，飲盡而絕。」²⁶相對於兩位男主角——趙象軟弱，武公業兇殘；趙象只是玩弄飛煙的感情，武公業只想佔有飛煙，飛煙對愛情的忠貞，形象至為突出，亦反映了作者對女性靈魂的讚美。同樣地，另一篇名作《李娃傳》，透過描寫李娃拯救淪為乞丐的滎陽公子，支持他參與考試，到他成功之時，又「功成身退」，突顯了李娃的善良、忠於愛情、願意為所愛的人犧牲的美好形象。

(3) 同情女主角的遭遇

唐傳奇由男性創作，以男性為主要讀者，但其內容卻多是痴心女子遇上負心漢，而且，傳奇中的女性，又往往比男性來得勇敢堅強，女性往往成為故事的焦點²⁷。這反映了唐代文人對女性，對自身，甚或對時代的看法。

在芸芸唐傳奇愛情小說中，不論女主角的出身是大家閨秀，還是妓女、人妾等地位較低微的身份，故事都表現了她們對愛情的堅執，女主角都是美善的化身²⁸，每位女主角都有高雅的教養和才情，即使是青樓女子，也別具氣質，彷彿出於污泥而不染，相信她們都是男士的理想對象吧！相對之下，男主角則多寡情薄幸流。例如《霍小玉傳》中，小玉最令人動容的地方就是她對李益的情痴，其實小玉自知與李益不能同偕白首，然而她又實在深愛李益，因此，她提出八年之約，為了成就李

23 白軍芳：〈唐傳奇中的女性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9卷第1期（2000年3月），頁70。

24 同上注。

25 同上注。

26 《唐宋傳奇集》，頁164。

27 《新譯唐傳奇選》，頁131。

28 何滿子：《中國愛情與兩性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頁54。

益的前途，她犧牲了與他的愛情，只要與李益相愛八年。當李益逾期不至，她為了找尋李益，試過遍訪親友、求神問卜，甚至家資耗盡。這樣的故事安排，很明顯是歌頌小玉對愛情的忠貞，亦可見唐傳奇的作者普遍同情女主角的遭遇，而鄙視男性的負心。《霍小玉傳》就是透過輿論對負心漢的譴責，襯托女性精神的崇高，表達對女性命運的同情，寄寓了作者對小玉的深厚同情和讚美。

為了突出同情女主角的主題，唐傳奇愛情小說亦有「復仇」的情節，《霍小玉傳》的結局，是李益對小玉的死非常內疚，小玉在死前聲聲化為厲鬼復仇，不過小說中未見小玉化成厲鬼，卻看到李益的報應——娶妻三次，仍未能得到美滿婚姻，就算娶了盧家大戶小姐，亦鬱鬱不歡。《步飛煙》中，在飛煙死後，時人對她的死作出評價，其中李生批評飛煙不貞，賦詩指她「豔魄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²⁹。當晚，李生即夢見飛煙不滿他的「詆斥」，而帶他到地府對證。兩篇小說中，薄待女主角的男性都沒有好下場，寄寓了作者對女主角憐憫之情。

(4) 反映傳統社會下男性的無助

雖然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女主角比男主角更優勝，小說的男主角多是負心人，但其實他們都曾經追求真正的愛情，只是社會不容許。他們與女主角相比，都顯得軟弱。雖然他們的薄倖值得譴責，但是他們也是社會上受害的一群，面對社會制度的壓迫，都一樣的無助。唐傳奇愛情小說揭示了唐代進士愛情方面的矛盾，文人若想在仕途上有成就，其中一個途徑就是攀附高門大族，與五姓女成親，在《霍小玉傳》中，李益另娶盧氏女，盧氏女就是五姓女。不論李益對小玉到底付出多少真心，但他總算為這段情認真過，只是面對當時根深柢固的社會制度，對一位只有二十多歲，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迎娶小玉（妓女）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在眾多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只有《李娃傳》能打破社會禁忌，迎娶妓女為妻。其實，在中國傳統社會裡，一般男子的出路都離不開做官，在仕途與愛情之間，很容易選擇前者。李益對自己的負心行為，也是深自追悔的，他覺得愧疚，才引致日後對妻子的懷疑。他的結局，可以說是小玉的報復，也可說是他對自己的報復和報應。故事這樣安排，揭示了這場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反映了在這樣的社會制度下，男性於婚姻路上亦有無助的一面，使作品的思想內涵進入更高境界³⁰。

29 《唐宋傳奇集》，頁 165。

30 《新譯唐傳奇選》，頁 288。

(5) 表現男性角色的軟弱

在唐傳奇愛情故事中，女性是滿足男性欲望的人³¹，不論在情感上，或物質上，都為男主角無條件付出，小說中描述女性角色的行為、情感都非常細膩。在情感上，《鶯鶯傳》的崔鶯鶯比張生愛得大膽，雖然初時鶯鶯嚴辭斥責張生張狂，但過了不久，她便自備床墊私會張生，更寫了一份浪漫情書，可見一位大家閨秀對愛情的熱烈追求。作為一位大家閨秀，鶯鶯主動與張生私會，亦滿足了男性得到美人的欲望，難怪他會以為這是夢境了。但是，張生卻以始亂終棄為這段情感劃上句號，更把責任推給鶯鶯，可見，在情感上，女性比男性更投入，更願意付出。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亦有在物質上支持男主角，《任氏傳》中的任氏，是一隻狐仙，她利用自己的法力，幫助貧困的鄭六營商，結果賺了大錢。《李娃傳》的滎陽公子，亦是得李娃之助，才能考到功名，其中李娃不單提供金錢上的幫助，為他調理身體，更親力親為陪伴他讀書，又鼓勵他去考試。女性角色成為男性角色的幫助者，一一完成他們心底的欲望——名成利就、盡享富貴、得到美人。女性為男性解難，襯托出男性角色的軟弱。

6 小結

唐傳奇愛情小說題材豐富，以才子佳人相戀的模式為主，因應主角的身份而衍生不同的故事情節，即使是寫人類與神、妖相戀，亦很有情味。當然，小說之價值，不僅在其故事，還有當中對社會現況之映照，以及作者之寄意，這些都是唐傳奇愛情小說吸引人之處。

(二)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

1 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特點

唐傳奇的愛情小說能夠流傳至今，成為千古不朽之作，除了因為當中有至死不渝的愛情故事之外，還有就是令人難以忘記的男女主角。歷年來，有不少關於唐傳奇愛情小說女主角形象分析的篇章，不過，對於男主角的形象分析，則比較少，即

31 高丹卡、高翠元：〈唐代婚戀小說中的兩性關係解讀〉，《華東交通大學學報》第24卷第3期（2007年6月），頁119。

使有，也只是集中比較一兩篇傳奇小說。其實，「到了唐代更自覺地進行小說創作」³²，在人物形象構造、情節描寫方面，唐傳奇有較高的藝術水平，特別其所刻劃的男性角色，成為日後中國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原型，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國文學傳統，因此，本文嘗試綜合大部份唐傳奇的愛情小說，分析其男性角色形象。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絕大部分是文人，有出身高門大戶的公子哥兒，也有出身貧寒的窮書生。高門大戶的公子哥兒有《李娃傳》的滎陽公子，他是世家子弟，父親是常州刺史，家勢顯赫；《崑崙奴》的崔生亦是文人，他的父親是朝廷大官。出身貧寒的窮書生有《裴航》的裴航，他是一個落第書生，最終遇上了仙女；《柳氏傳》的韓翊也是未有功名的窮書生，後來遇上柳氏。除了富家子弟和窮書生之外，還有一篇較為特別，男主角的地位遠高於其他男性角色，那就是《長恨歌》的男主角。《長恨歌》描寫了唐玄宗的愛情故事，唐玄宗有別於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一般男性角色，他不用追求功名利祿，但肯定亦是一位讀書人，歸入才子一類，亦無不可。

女主角方面，李娃、小玉、鶯鶯等全屬才（才學、修養）貌雙全的佳人，才子配佳人，是唐傳奇作者認為匹配的組合，這可能是作者的自我投射吧！因為唐傳奇作者全為文人，「才子佳人」可能就是他們一生理想的追求。又或者，他們在現實生活中真的遇上佳人，所以把她們的形象寫於傳奇之中。不論事實如何，才子佳人的戀愛模式就這樣形成了。後世亦有不少愛情小說以才子佳人的戀愛模式為藍本。

1.1 追求愛情的才子

既然是才子，少年得志，少不免對愛情充滿憧憬，而且，這些才子或有點名氣，或於考科舉之前有一段沒有父母管束的日子，或未有家室的限制，加上當時文人與妓女宴遊的風氣亦盛，增加了年青男女相識的機會，成就了不少愛情故事。大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男女雙方一見鍾情，《任氏傳》、《柳氏傳》、《鶯鶯傳》、《李娃傳》、《霍小玉傳》中的男女主角，不論雙方身份地位如何，都是一見傾心，反映才子對愛情充滿期盼。《李娃傳》的滎陽公子，第一次見到李娃，驚為天人，「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³³，就算要花上百萬去認識她，也是值得。與李娃相戀之後，滎陽公子甚至不再與友人來往，可見滎陽公子十分投入這份感情。《鶯鶯傳》中的張生，

32 吳志達：《中國文言小說史》（濟南：齊魯書社，1994年），頁233。

33 《唐宋傳奇集》，頁98。

「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³⁴這處的「好色」，是張生直言自己真心喜歡容顏美麗的女子³⁵，會專一、認真的看待愛情。

《霍小玉傳》的李益就是「思得佳偶，博求名妓」³⁶，當初他認識霍小玉，本是抱著尋歡作樂的心態。在當時的社會，才子風流並不為過，李益對小玉的，是建基在她的美貌和才情之上。當李益知道小玉的美貌時，他「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一生作奴，死亦不憚」³⁷，後又說「粉骨碎身，誓不相捨，都是信誓旦旦。臨別之時，他亦說出動人情話：「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³⁸可見李益是動了真情。

不過，可惜這些才子不僅有追求愛情之心，更有多情的傾向。多情簿幸是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一個典型。《霍小玉傳》的李益、《鶯鶯傳》的張生，最後移情別戀，可見一斑。

1.2 追求名利的文人

《霍小玉傳》的李益最後娶盧氏女，忍心拋棄小玉，這是當時社會的風尚，文人以娶五姓女為榮，因此，當李益作現實考慮時，他選擇放棄小玉，甚至逃避她，可見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主角雖然追求愛情，但到了現實關頭，他們會很現實的追求功名。其實，這些都是當時文人現實的反映。

文人多以攀附高門婚姻為手段，以求個人仕途順利，於唐代而言，為仕途放棄愛情，可以說是一種現實。《李娃傳》能接納文人與妓女結為夫婦，而且還是大戶人家，是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極少數篇章，於現實而言是不可能發生的，只是作者一廂情願而已。不過，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有些男主角不是為了功名而放棄愛情，而是為了名利甚至甘願放棄成為神仙。《太陰夫人》記述的盧杞就是家境貧窮的年青人，他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仙女太陰夫人，太陰夫人讓他有機會成仙，但是在最後關頭，盧杞選擇了留在凡間做「人間宰相」，他甘為仕途放棄成仙的機會，可見名利對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主角是極其重要的。

34 《唐宋傳奇集》，頁 127。

35 《新譯唐傳奇選》，頁 179。

36 《唐宋傳奇集》，頁 69。

37 同上注。

38 同上，頁 72-73。

1.3 貪戀女色的文人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主角全因為女主角的外貌而展開追求，所以小說中每位女主角都美若天仙。當然，才子追求佳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鶯鶯傳》中的張生就直言「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³⁹不過，這班才子似乎是由「色」入「情」，甚至是重「色」輕「情」。當他們在表白後，女主角很快就以身相許，他們到底談了多少情呢？當然，妓女可能沒有「獻身」的顧慮，不過就算是千金小姐——鶯鶯，也是如此，那就有點不可思議了。更甚的是，當男主角張生得到鶯鶯之後，又竟拋棄對方，很明顯，在「色」與「情」之間，他們是重「色」輕「情」的。

《華州參軍》的柳參軍在未結識其心上人崔氏之前，已垂涎崔氏婢女輕紅的美色，輕紅一次代小姐向柳參軍傳達說話時，柳參軍竟因輕紅的美貌而愛上她，可見所謂的愛情，是如此脆弱，可以隨意轉給他人，或同時兼愛多人！還有，《任氏傳》的鄭六已有妻室，但當他遇見貌美如花的任氏，就出言挑逗，當天晚上更與她同床共枕，忘記自己已有妻室！《任氏傳》另一角色韋峯更為極端，雖為配角，不過他對「色」的著迷，更冠絕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角！韋峯曾任隴州刺史，既有身份地位，也有財力，身邊全是絕色佳麗。但當他遇見任氏，「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⁴⁰，即抱住她並想凌辱她，完成漠視任氏就是他好友鄭六的女人！後來，韋峯因鄭六的緣故，對任氏由「愛」而「敬」，不過，他好色的本性沒有改變，甚至變本更厲！在任氏的協助下，他先後結識了賣成衣的張十五娘、刁家的寵婢，而且與她們相交一段時間後就厭棄她們，甚至刁家的寵婢有了身孕後，就不再與她聯絡，他根本就是在玩弄少女！由此可見，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角色有不少都是重「色」輕「情」的。

1.4 年青的文人

絕大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主角都是年輕的小伙子，《鶯鶯傳》中的張生「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⁴¹，《步飛煙》的趙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⁴²，剛滿二十歲，《李娃傳》的滎陽公子和《霍小玉傳》的李益都是二十歲的年青人。

39 《唐宋傳奇集》，頁 127。

40 同上，頁 37。

41 同上，頁 127。

42 同上，頁 160。

他們或於社會上初出茅廬，或在家庭蔭底下擔任一官半職，又或是落第的書生。就是因為年輕，造成了他們對戀愛的熱情，他們與女主角相戀時，都是情話綿綿，感情熾熱的。同時，因他們年輕，往往受制於家庭，即父母的安排，要另娶高門（《霍小玉傳》的李益就是一例）；因為他們年輕，欠缺社會經濟地位，於是受制於當時的社會制度，造成不少悲壯的拋棄愛情的結局。相信這些角色，也是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作者的映照，表現了年輕文人對自身現實困境的慨嘆！

2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

唐傳奇愛情小說透過人物形象的塑造，展現人物角色的性格。小說中男性角色的形象豐富，正面、負面的形象兼而有之，而且，同一個角色可有多於一種形象，充分表現人物形象的複雜性。

2.1 外貌吸引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主角都有類似的氣質，他們外貌非常俊俏，《鶯鶯傳》的張生「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⁴³，張生不單止外貌俊俏，而且性情溫和、知書守禮。《李娃傳》的滎陽公子「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羣」⁴⁴，外貌俊秀，而且十分有才華。《霍小玉傳》的李益更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⁴⁵，才華洋溢，才貌雙全。

這些文人不但外貌俊美，富有文采，而且性格孤高，流露出少年人的傲氣，可能亦是這一點，顯出他們與眾不同。《鶯鶯傳》的張生，「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⁴⁶，突顯了張生與其他友人不同，當其他人在喧鬧之際，唯獨張生不「同流」。《崔護》的崔護，「博陵崔護，資質甚美，而孤潔寡合」⁴⁷，性格孤高自賞。《崑崙奴》的崔生，「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⁴⁸，他的外貌如美玉一般，想必是俊俏之中帶點女性美，言行舉止亦十分優雅。還有，他是大官之子，遇見的都是達官貴人，應該

43 《唐宋傳奇集》，頁 127。

44 同上，頁 79。

45 同上，頁 68-69。

46 同上，頁 127。

47 《新譯唐傳奇選》，頁 459。

48 同上，頁 417。

見識過不少「大場面」，不過，在一次宴會中，當他面對歌妓的招待時，「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⁴⁹，可見他的害羞，一位初出茅廬的小伙子於是活現眼前！年青、有為、有文采、俊朗不凡，就是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

2.2 多才多情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多藉男主角的詩詞，表現他們多才多情⁵⁰的一面。《霍小玉傳》的李益，是當時有名的詩人，李益與小玉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小玉的母親對小玉說：「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即此十郎詩也」⁵¹，間接指出李益的才華。

《鶯鶯傳》的張生、《步飛煙》的趙象、《裴航》的裴航，都愛以詩賦傳情達意，表現他們的才學，亦表現他們的情意。在《步飛煙》中，趙象與飛煙私會之前，就是以詩傳情，趙象寫給飛煙的情詩：「珍重佳人贈好音，綵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以蠅頭未寫心。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灑幽襟。百回消息千回夢，裁作長謠寄綠琴。」⁵²「應見傷情為九春，想封蟬錦綠蛾顰。叩頭為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人。」⁵³等等，使飛煙深愛感動。《鶯鶯傳》中，張生知道鶯鶯擅寫詩文，即席寫了〈春詞〉二首，代紅娘轉交鶯鶯，以此表達愛意。《裴航》的裴航在船上認為樊夫人，亦是憑詩寄意。由此鞏固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才子形象。

2.3 重情義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角色亦有重情義的一面。《李娃傳》的滎陽公子起初為李娃所騙，流落街頭，雖然有怨恨，但後來得到李娃接濟、鼓勵，終於成才，他對李娃不離不棄，可見是一個重情義的人。「子若棄我，當自刎以就死」⁵⁴，他曾以死要求李娃不要離開他，其實，他大有理由拋棄李娃：（一）二人身份地位差距很大，滎陽公子是世家子弟，李娃則是妓女，滎陽公子絕對可以不用對一位妓女動真情，就算拋棄她，也不會有社會人士責難；（二）「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

49 《新譯唐傳奇選》，頁 459。

50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唐傳奇鑑賞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年），頁 194。

51 《唐宋傳奇集》，頁 71。

52 同上，頁 161。

53 同上，頁 162。

54 同上，頁 106。

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捨而逐之」⁵⁵，不到一年，滎陽公子的財產耗盡了，明顯地，李娃是有心散盡滎陽公子的金錢。之後李娃更設計捨滎陽公子而去，使他落得流落街頭、被父親鞭打、身體潰瘍的下場。滎陽公子面對如此一位「仇人」，故即使後來李娃重遇他，對他照顧有加，助他康復，甚至鼓勵他苦讀，他也可以視之為李娃彌補自己的過錯吧！因此，滎陽公子中第以後，大可以離開李娃。（三）滎陽公子中第以後，今非昔比，為了自己的前途，他應該娶高門大族女子為妻，並在當時是絕對可以理解的。就以上三個原因，滎陽公子有足夠「理據」拋棄李娃，他不會受到社會、家庭的責難。但是，他沒有這樣做，反而打破傳統，與李娃共偕連理，突顯了他重情重義的形象。

順帶一提，《李娃傳》對滎陽公子的父親滎陽公描寫很少，只有兩個片段：其一是當他見兒子流落街頭，一時氣憤而鞭打他；其二是滎陽公子中第後，他再遇見兒子。但是，看見兒子的改變，大為震驚，追問之下，得知是因為李娃的幫助，兒子才能「死裡逃生」，重新做人，他因此不介意李娃的過去，讓兒子與李娃成婚。可見滎陽公亦是一個重義的人，在某程度上，李娃可稱得上是滎陽公子的「恩人」吧！不過，礙於當時的社會情況，滎陽公可以給錢李娃作為答謝，而無需打破門當戶對的傳統，以三書六禮娶她過門。可見滎陽公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另一位有情有義的男性角色，是《華州參軍》的王生。他是女主角崔氏的丈夫，但崔氏喜歡柳參軍，她不理婚約在先，與柳參軍私訂終生，王生得知後，便訴諸法律，把崔氏娶回家，面對如斯不守婦道的女子，王生大可以拋棄她吧！但他沒有這樣做，反而一次又一次原諒她，「金吾子常悅慕表妹，亦不怨前橫也」⁵⁶，可見王生對她真是一往情深。甚至到後來，「崔氏萬途求免，托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⁵⁷，崔氏為了與柳參軍在一起，訛稱自己有了柳參軍的骨肉，相信身為崔氏的丈夫應該接受不了吧！但是王生不單止不責備她，還接納她。到最後崔氏死了，王生妥善地為她舉喪，可見王生的一往情深！

2.4 負心形象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角色予人印象最深的，就是負心人的形象了。《霍小

55 《唐宋傳奇集》，頁 105。

56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 7 冊，頁 2714。

57 同上注。

玉傳》的李益為了另娶高門，即使知道小玉在尋找他的下落，甚至憂傷成疾，他卻「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⁵⁸，又「晨出暮歸，欲以迴避」⁵⁹，極力迴避小玉。當小玉為李益病倒之際，黃衫俠士把李益帶來，小玉「欷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⁶⁰，她本來十分虛弱，但她對愛情的堅執，支持她撐下去。她痛斥李益「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⁶¹，此一痛斥，包含了多少愛、多少恨？再看李益從前對小玉的甜言蜜語：「粉骨碎身，誓不相捨」⁶²、「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⁶³，一切生死相隨，相愛永不分離的情話，與其後想盡辦法逃避小玉相對照，實在是一大諷刺！

不過，俗語有云：「一山還有一山高」，《鶯鶯傳》的張生，更是負心人的「典型」，對鶯鶯始亂終棄，他拋棄鶯鶯，完全令人摸不著頭腦，他與鶯鶯說過多少情話，但是，在他赴京考試之時，立即繼絕昔日之情，更指斥鶯鶯為「尤物」，要遠避之。相對來說，《霍小玉傳》中的李益，對於拋棄舊愛，不履行昔日的盟誓，尚有半點羞愧之心，所以才刻意逃避小玉，但張生將「分手」的責任完全推給鶯鶯，甚至後來鶯鶯另嫁他人，他亦已有妻室，他還有臉託鶯鶯的丈夫傳達與鶯鶯相見的請求，實在太厚顏無恥了，真是不折不扣的負心人。

《飛煙傳》的趙象，亦是一個負心人，飛煙將自己的生命奉獻他，可惜卻是一場錯愛。趙象是一個富有才情的人，窺見飛煙之後，一見鍾情，對飛煙說：「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⁶⁴與飛煙相會之時，更說出動人的情話：「挹希世之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庸，永奉歡洽。」⁶⁵但最後飛煙被鞭打致死，這個昔日一番誓言的情郎卻「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間。」⁶⁶他為了自己的名聲和前途，撇下飛煙不理，更易服改名。反之，飛煙被鞭打，卻「色動聲戰，而

58 《唐宋傳奇集》，頁 73。

59 同上，頁 74。

60 同上，頁 76。

61 同上注。

62 同上，頁 71。

63 同上，頁 72-73。

64 同上，頁 161。

65 同上，頁 163。

66 同上，頁 164。

不以實告」⁶⁷，在臨死前，更宣告：「生得相親，死亦何恨」⁶⁸，飛煙敢愛敢恨，這種烈士式的描寫⁶⁹，與趙象的舉動成極大對比，很能突出男子往往玩弄女子的感情。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悲劇，就是由這些負心人造成的。

2.5 怯懦軟弱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另一種普遍的男性形象特徵，就是怯懦軟弱，尤其與女性角色相比，男性的懦弱就更明顯。《李娃傳》的滎陽公子，在李娃的幫助下，才能重拾昔日光輝。李娃不但照顧他的生活，更激發他的士氣，他才能學有所成。沒有李娃的照料，滎陽公子只會成為落難公子，甚至於街頭行乞。滎陽公子不能照顧自己，其無能軟弱，可見一斑。

除了生活上的軟弱之外，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更多的是情感上的怯懦。《離魂記》的王宙，與倩娘本是青梅竹馬的戀人。當倩娘長大之後，其父將她許配他人，王宙非常憤怒，「宙亦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⁷⁰，他沒有向倩娘的父親，即他的舅父，提出他與倩娘的關係，也沒有探望倩娘，只要求調往京城，一走了之。其實，他是倩娘父親的外甥，倩娘父親應該清楚他的人品，而且，他又是官員，應該有文才與社會地位，若他向倩娘的父親說清楚，倩娘或者不用嫁給他人。可惜，王宙沒有作出這種嘗試，甚至沒有去探訪倩娘。倩娘既然與他有深厚的感情，必定會因父親的決定而非常傷心，但王宙完全沒有考慮倩娘的處境，只顧怨恨，選擇逃避現實。換言之，他將悲劇的苦果，交由倩娘一人承擔。往後的情節，就是倩娘為了忠於對王宙的愛情，她的靈魂離開身體，追上趕赴京城的王宙，她說：「今將奪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⁷¹倩娘甘冒私奔之險，也要跟隨王宙。相比之下，王宙顯得非常怯懦，他沒有替倩娘出頭，面對困難時，一走了之。若非倩娘離魂追上，又怎可能大團圓結局？

《霍小玉傳》的李益，亦是逃避責任的典型人物。他與小玉相愛時，信誓旦旦，表示永不分離。但是，他不敢違抗母命，終娶五姓女為妻，以後就不敢再見小玉。

67 《唐宋傳奇集》，頁 164。

68 同上注。

69 白軍芳：〈唐傳奇中的女性美〉，《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1 期，頁 70。

70 《唐宋傳奇集》，頁 28。

71 同上注。

相反，小玉為了找尋李益，多番努力，遍訪親友，又求神問卜，甚至家資耗盡，只求知道李益的下落，而李益卻極力逃避。相比之下，小玉對愛情認真，明知與李益不能成全八年之期（李益對她的承諾），也希望找到他問過明白。而李益卻完全沒有想過要面對小玉，他的逃避，正反映出他在情感上的軟弱。

女主角比男主角剛強，似乎是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普遍現象，這正好反映出男性角色的軟弱。《任氏傳》對鄭六描述不多，角色頗為模糊，描寫較為粗略。他與任氏相戀，但當任氏被他的好友韋峯欺負，只是與韋峯相視而笑⁷²。而他與任氏同住以後，亦讓韋峯照顧任氏所有衣食。到最後，他依靠任氏的法術致富。小說的議論部分，指出「惜鄭生非精人，徒悅其色而不徵其情性」⁷³，鄭六只愛任氏的外貌，而從未了解她，他處處依靠任氏，在生活上、情感上都如此。

《崑崙奴》的崔生亦十分怯懦，他初遇紅綃妓，一見鍾情，但不敢表白，靠僕人磨勒協助，才能與紅綃妓相愛。當他知道紅綃妓的身世後，紅綃妓向他提出要求要他帶自己離開一品宅的，崔生並沒有回答，反而磨勒卻立刻答應了。由此可見崔生的軟弱——不敢為自己所愛付出代價。當紅綃妓的「主人」發現紅綃妓行蹤，崔生「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⁷⁴，將責任全推給磨勒。由此可見崔生的怯懦性格。

2.6 殘忍個性

在《步飛煙》中，當飛煙與趙象的情事被武公業知悉後，武公業虐待飛煙，飛煙「色動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⁷⁵，武公業毒打飛煙，直至自己倦極而睡。當他睡醒後，又想繼續虐待飛煙，可見武公業兇殘成性。

另一個殘忍的人，就是《霍小玉傳》的李益，他在小玉死後，先後娶了三個妻子，但他對她們都心生懷疑，甚至做出了病態行為。當他誤會盧氏有外遇時，「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擊其妻，詰令實告」⁷⁶，自此以後，對盧氏多番虐待。其實，服侍李益的人，有些被李益殺害。後來李益娶營十一娘，就常常告訴她他曾殺害妻妾，使對方因恐懼而不敢做出越軌行為，用現今角度看，可說是精神虐

72 《新譯唐傳奇選》，頁 78。

73 《唐宋傳奇集》，頁 42。

74 《唐人小說》，頁 269。

75 《唐宋傳奇集》，頁 164。

76 同上，頁 77。

待。李益後來變本加厲，凡出門前定必「以浴斛覆營於牀，週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⁷⁷，他以浴盆覆蓋營十一娘，再在四周封上紙條，確保她不會背叛自己。其實，他這樣做，不但限制了營十一娘的行為，更是精神虐待！李益常備短劍，對服侍他的人說：「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⁷⁸，處處表現出李益的兇殘。相對於《步飛煙》的武公業，李益的轉變，更令人感到悲哀！畢竟武公業還是一介武夫，而且飛煙確有私情，武公業對她施以極刑，還有理可說；但李益則不同，在結識小玉之時，是一名謙謙君子，雖然無情，但也不至於冷血。可惜，當小玉離逝以後，李益就由君子變成兇殘成性的暴力狂，最後，終日疑神疑鬼，受苦的是他自己。

上述提到的是男性角色對女性角色肉體上施予兇殘手段，不過有些時候，肉體上的痛苦，還不及心靈上的痛苦。《鶯鶯傳》的張生，亦具有兇殘個性，他的兇殘，不屬肉體上的，而是對鶯鶯的心靈加以鞭打。在得到鶯鶯之後，他竟然公開鶯鶯給他的情信，更指鶯鶯為「尤物」，他說「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⁷⁹這不就是公開羞辱鶯鶯嗎？情信中不止流露出鶯鶯對張生的愛意及思念之情，更提及二人相識相愛的經過，提到「及薦寢席」⁸⁰，二人同床共枕，是鶯鶯自備床枕，要知道，鶯鶯是大戶人家的千金小姐，這樣將二人的情史公諸於世，對鶯鶯是極其殘忍的。鶯鶯不僅要面對被人拋棄的結局，如此公開情書，更是要鶯鶯面對社會輿論，不就是在她的傷口上灑鹽嗎？張生的殘忍，比起李益，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2.7 忠於愛情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既有負心的一面，但也有不少男性角色對愛情是認真的，甚至不惜一切去得到至愛。《裴航》中的裴航，就是少數忠於愛情的男性角色，他遇到雲英，被她的外貌深深吸引，因此向其婆婆提親，她的婆婆提到雲英已許配他人，但只要裴航替婆婆找到玉杵臼，讓她延年益壽，就把雲英許配他。結果，裴航「及至京國，殊不以舉事為意」⁸¹，只一心尋求玉杵臼。為了娶雲英，裴航甚至科舉考試也不理，可見他多麼重情。最後終於找到玉杵臼，裴航甘願變賣所有財

77 《唐宋傳奇集》，頁 78。

78 同上注。

79 同上，頁 135。

80 同上，頁 133。

81 《新譯唐傳奇選》，頁 452。

產去買玉杵臼。由此可見，為了雲英，裴航甘於捨棄功名、財富，是一個不可多得的重情才子。

《無雙傳》的王仙客，對劉無雙的愛情亦堅定不移，當初他被舅父厭棄，不承認昔日與無雙的婚約，他「心氣俱喪，達旦不寐」⁸²，灰心喪志，可見他很希望與無雙結為夫婦。後來，由於戰亂，他與無雙失散，輾轉間，無雙更成為宮女，王仙客與無雙自不可再續前緣，但是，王仙客沒有放棄，他聽從無雙的提醒，向俠士古押求助。結果，他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邀得古押協助拯救無雙，可見他對無雙不捨不棄。

《柳氏傳》的李生，能成人之美，「家累千金，負氣愛才」⁸³，對韓翊十分賞識，他本身有一名愛妾柳氏，當他知道韓翊與柳氏互生情愫，就決定讓愛，成就韓翊與柳氏這對璧人。李生對愛情的尊重，讓有情人終成眷屬，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實屬少見。

3 小結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是多元化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負面形象——《霍小玉傳》的李益、《鶯鶯傳》的張生、《步飛煙》的趙象，其負心和軟弱，都令人痛心疾首。但唐傳奇愛情小說中也有不少正面的男性形象——《李娃傳》的滎陽公子有情有義，《無雙傳》的王仙客、《裴航》的裴航對愛情的忠誠，都令人難忘。而且，男性角色不只有單一的性格，如《霍小玉傳》的李益，他拋棄小玉，但又為小玉的死而鬱鬱不歡。李益既有負心的一面，但亦有痴情的一面，展示人物複雜的個性，更貼近真實的人類。可見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多元化，各有不同特徵。

不過，亦有不少男性角色形象模糊，《華州參軍》的柳參軍、《任氏傳》的鄭六、《太陰夫人》的盧杞、《崔護》的崔護、《柳氏傳》的韓翊等等，性格都不大鮮明。這可能是因為的唐傳奇愛情小說都有突出女性角色的傾向，絕大部分女性角色都可親可敬，與她們相比，男性角色相對失色⁸⁴。這也是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一種特色。

82 《唐宋傳奇集》，頁 149。

83 同上，頁 47。

84 《新譯唐傳奇選》，頁 131。

(三) 唐傳奇愛情小說塑造男性形象的藝術手法

唐傳奇愛情小說是一些篇幅較短的小說，情節相對簡單，結構可能不太完整，自不能與後來的長篇小說相比，但為什麼唐傳奇愛情小說仍能流傳後世？相信這與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人物形象塑造有關，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唐以後中國愛情小說的人物形象，許多時都與唐傳奇小說人物形象相似。唐傳奇愛情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包括肖像描寫、語言和行為描寫、心理描寫，及間接描寫，透過這些手法，唐愛情傳奇成功地塑造小說中的男性形象。

1 肖像描寫

唐傳奇愛情小說著重描述人物角色的肖像⁸⁵，肖像描寫就是介紹主角的姓名、服飾和儀容⁸⁶。唐傳奇愛情小說較著重描述主角的家世與外貌，《霍小玉傳》介紹李益說：「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⁸⁷，短短三句介紹了李益的姓名、年齡、身份；接著是「少有才思，麗詞嘉句，時謂無雙」⁸⁸，表示他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一個年青、有為的才子形象，就活現眼前。

《步飛煙》在開首部份，先介紹小說的三位主角，其中趙象「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秀端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禮」⁸⁹，直接揭示了他的家世、背景，他出身官宦之家，當時正在服喪期間。除直接描寫外，有時也可以透過他人的說話反映主角的外貌特徵，在《步飛煙》中，飛煙說：「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⁹⁰透過飛煙的說話，可知趙象外貌英俊，一表人才。

綜合而言，唐傳奇愛情小說描寫男主角的外貌雖只寥寥數筆，但寫得十分細緻。可以說，唐傳奇愛情小說大部分男主角都有以下的共通點：外貌俊俏、性情溫和，以及才學豐富。《離魂記》的王宙，「幼聰悟，美容範」⁹¹；《鶯鶯傳》的張生，「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⁹²；《李娃傳》的滎陽公子，「雋朗有詞藻，

85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555。

86 《唐代傳奇研究》，頁 127。

87 《唐宋傳奇集》，頁 68。

88 同上，頁 68-69。

89 同上，頁 160。

90 同上注。

91 同上，頁 28。

92 同上，頁 127。

迥然不羣」⁹³；《崑崙奴》的崔生，「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⁹⁴。不論出身大戶，抑或是窮書生，都有相類似的氣質。

還有，唐傳奇愛情小說亦有描寫男性角色的神情，在《李娃傳》中，當滎陽公子向李娃母親託辭自己的住處太遠，希望李娃母親讓他留宿，怎料李娃母親反而要他快點離開，此時滎陽公子「數目姥」⁹⁵，頻頻地看著李娃母親，這種神情反映滎陽公子的焦急，可見入世未深的滎陽公子已墮進李娃母親的圈套。在《霍小玉傳》中，鮑十一娘向李益介紹霍小玉，李益得悉小玉的人品後，流露了這樣的神情：「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⁹⁶，描寫李益神采飛揚的神情，活現李益「好色」的形象⁹⁷。

2 語言和行爲描寫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常常透過描寫男性角色的說話及行爲，來塑造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

在語言描寫方面，《鶯鶯傳》的張生對於自己始亂終棄的辯解，最能突顯張生負心、忘情、不負責任的形象。「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⁹⁸他為了讓自己拋棄鶯鶯的行爲合理化，竟出言不遜，強指鶯鶯為「為禍人間的妖物」，更將她比擬妲己，然後慨嘆自己德才不足，不足以對付她，所以只好「忍情」斷絕與她來往。如此冠冕堂皇的言辭，只不過是為自己始亂終棄的行爲推卸責任。

與《鶯鶯傳》的張生相反的，是《李娃傳》的滎陽公子。經李娃悉心料理之後，滎陽公子終能回復昔日的面貌，更考取功名，但是，此時李娃卻提出離去的要求，因為她明白以自己的身份，是不能與滎陽公子結為夫婦的，不過，滎陽公子卻提出另一請求，就是「子若棄我，當自刎以就死」⁹⁹，以死威脅李娃不可離去，一個重

93 《唐宋傳奇集》，頁 97。

94 《唐人小說》，頁 268。

95 《唐宋傳奇集》，頁 99。

96 同上，頁 69。

97 楊菲：〈從唐傳奇看唐代知識分子的愛情婚姻觀〉，《社會科學家》2006 年 3 月增刊，頁 234。

98 《唐宋傳奇集》，頁 135。

99 同上，頁 106。

情重義的男性形象於是躍然紙上。

在《霍小玉傳》中，李益與鮑十一娘的對話，鮮明地展示李益「好色」的個性。當鮑十一娘向李益介紹霍小玉後，李益說：「一生作奴，死亦不憚」¹⁰⁰，顯示他渴望與小玉相見，這與小說開首描述李益「思得佳偶，博求名妓」¹⁰¹，十分呼應。

在行為描寫方面，《李娃傳》亦有不少描寫滎陽公子的片段，由滎陽公子初見李娃之時，《李娃傳》寫道：「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勅取之。」¹⁰² 滎陽公子不自覺地停下來，在門前徘徊，更假裝掉下鞭子，透過這連串動作，他對李娃傾慕之情，可見一斑。

之後，滎陽公子被李娃騙走所有金錢，又被父親鞭打，終落難街頭，四處行乞。他被父親重打之後，「被布裘，裘有百結，縲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于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于冀壤窟室，晝則周遊塵肆」¹⁰³，衣衫襤褸的滎陽公子，拿著破爛的瓦盆，由早到晚四處行乞，境況淒涼。此時他重遇李娃，得到李娃相認，自然百感交雜「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¹⁰⁴，滎陽公子因為十分憤怒而不能說話，只能微微點頭示意。就這個簡單的動作，細緻地描寫了滎陽公子的欲語無言——眼前的人是他的最愛，也是陷害他的人，回看此刻自己的身世，又可以說什麼呢？透過滎陽公子的行為、神態，向讀者展示了一個落難公子的形象。

《霍小玉傳》亦運用了不少行為描寫來塑造李益的負心形象，與小玉第一次約會見面時，「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¹⁰⁵，描寫李益想去見小玉，但又不敢，猶豫不決，展現了一位含蓄有情的公子形象。不過，當他背負與小玉的約誓之後，小說仔細地描繪了李益逃避小玉的劣行：「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回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¹⁰⁶、「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知……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疾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¹⁰⁷首先是囑咐親友保守祕密，然後是深居簡出，不

100 《唐宋傳奇集》，頁 69。

101 同上注。

102 同上，頁 97。

103 同上，頁 104。

104 同上注。

105 同上，頁 70。

106 同上，頁 73。

107 同上，頁 74。

讓人知道他的行蹤，最後知道小玉患了重病，更早出晚歸。如此，就給讀者展示了一個逃避舊愛的寡情薄行形象，描寫得十分仔細。

在《任氏傳》中，描寫鄭六與任氏初次見面的舉動，小說寫道：「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¹⁰⁸，「忽先之，忽後之」這兩句寫得十分傳神，鄭六對任氏的美貌驚為天人，想上前認識任氏，但又不敢，所以才會一時走到任氏面前，一時走到任氏後前，表示鄭六對任氏的愛慕，但又不致於無禮¹⁰⁹。與小說另一人物韋峯相比，韋峯初見任氏即對她無禮，鄭六對任氏多了一份尊重，無怪乎任氏會對鄭六一往情深。

3 心理描寫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令人難以忘記，就是因為他們的形象栩栩如生，充滿立體感，如果說肖像描寫、語言描寫、行為描寫是平面的，那麼心理描寫可說是立體的，能深入地剖析人物形象，人物才來得有血有肉。透過心理描寫使人物形象更為豐富¹¹⁰，相信這就是唐傳奇愛情小說塑造男性形象的成功之處。

唐傳奇愛情小說，描寫得最多的，是才子與佳人由相識、相戀到分手的過程，尤其是才子與佳人相識、相戀的經過，寫得十分細緻，透過描寫才子的相識、相戀期間的心理狀況，一個追求愛情的浪漫、年青才子形象就成功建立了。《霍小玉傳》的李益「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¹¹¹，表現了李益熱切追求佳人的心理狀況。經鮑十一娘介紹霍小玉，並約定相會佳期之後，李益「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引鏡自照，惟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¹¹²，於赴會的前一晚，李益連忙整理儀容，因興奮而徹夜難眠，到了赴約當天，又在鏡前檢查自己的儀容有沒有缺失，更在屋內徘徊，這些舉動一一展現了李益患得患失的心理。這一連串的細緻描寫，正正描寫了李益的急色兒個性¹¹³。

《鶯鶯傳》中，張生透過紅娘傳情，他逾牆進入房中，見到紅娘，更哄騙她是

108 《唐宋傳奇集》，頁 34。

109 《唐傳奇鑑賞集》，頁 8。

110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555。

111 《唐宋傳奇集》，頁 69。

112 同上，頁 70。

113 楊昌年：《唐傳奇名篇析評》（台北：里仁書局，2003年），頁 117。

鶯鶯邀請他來的，其後鶯鶯到來，他「且喜且駭，必謂獲濟」¹¹⁴，又驚又喜，以為鶯鶯會接受他。這處準確地描述了張生又驚又喜的心理狀況，反映他只看自己能否得到鶯鶯，而忽略了鶯鶯是大家閨秀，按紅娘之前的說法，「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¹¹⁵，指鶯鶯十分重視名節，既然重視名節，又怎會接受不合禮之事？如果張生考慮到這一點，就不會妄想鶯鶯會自動獻身。由此可見，張生已被鶯鶯迷得失去理智，甚至做出不合禮的事來。

同樣是迷戀，還有《步飛煙》的趙象，他初見飛煙，小說是這樣寫的：「於南垣隙中窺見飛煙，神氣俱喪，廢食忘寐」¹¹⁶，「神氣俱喪，廢食忘寐」，生動地描寫了趙象初見飛煙那種一見難忘、因想念對方而廢寢忘食的神態。

除此以外，唐傳奇愛情小說亦透過心理描寫，刻劃男性角色重情義的形象。在《柳毅》中，有細膩的心理描寫——當柳毅協助龍女傳書以後，龍王想將龍女許配柳毅，不過，柳毅不想背上「施恩圖報」之名，所以堅決拒婚，在席上更義正詞嚴地斥責龍王，結果最後離開龍宮，小說寫道：「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¹¹⁷「歎恨之色」，描寫了柳毅感慨、遺憾之心理¹¹⁸，舖寫了日後他知道第三任妻子盧氏為龍女時，一改以往的態度。龍女以盧氏女身份下嫁柳毅，更誕下孩子，才向柳毅表明身世：「余即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冤，君使得白。銜君之恩，誓心求報。」¹¹⁹「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¹²⁰與「毅其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¹²¹互相呼應。昔日拒婚，只因柳毅不想做一個不義的人，其實他還是有「有情」的一面，這樣，就立體地描繪了一個有情有義的形象。

《李娃傳》的滎陽公子在中第後，再與父親相遇，父親對於兒子脫胎換骨的轉變，十分驚訝，追問他，改變的因由，以及過去的經歷，「大奇之，詰娃安在。曰：

114 《唐宋傳奇集》，頁 130。

115 同上，頁 129。

116 同上，頁 160。

117 同上，頁 59。

118 吳志達：《唐人傳奇》（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頁 229。

119 《唐宋傳奇集》，頁 60。

120 同上，頁 61。

121 同上，頁 59。

送某至此，當令復還」¹²²，滎陽公子解釋一切功勞全屬李娃，不過李娃送別之後，就要回去了。這處表現了滎陽公子對李娃的不捨之情，但他知道父親不會接受一名妓女，所以「送某至此，當令復還」，顯示李娃的離去是逼於無奈，顯表示出滎陽公子心中複雜的感情¹²³。

在《離魂記》中，倩娘父親將倩娘許配他人，王宙「宙亦深恚恨」¹²⁴，只有黯然離開傷心地，有誰想到王宙與倩娘能再次走在一起？所以，王宙知道倩娘決意與他私奔時，他「驚喜發狂」¹²⁵、「欣躍特甚」¹²⁶，描繪王宙興奮的心理狀況¹²⁷。透過細緻的心理描寫，展現王宙從極度傷心的心情到極度興奮的心情，表現王宙對倩娘情痴。

4 間接描寫

4.1 對比

為了突顯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除運用直接描寫外，亦有運用間接描寫¹²⁸，透過小說中其他角色與男性角色的對比，深化小說中的男性形象，使人物形象更突出。

在《霍小玉傳》中，小玉對愛情的堅貞正好對比李益的寡情¹²⁹。李益曾經連番盟誓，說與小玉永不分離，不過，當他娶盧氏女之後，即對小玉多番迴避，小玉千方百計尋找李益，李益卻千方百計逃避小玉。直至黃衫俠協助，才逼使李益面見小玉，當時小玉已病入膏肓，在死亡的邊緣，她痛斥李益：「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¹³⁰小玉對李益始終如一，這與李益的輕易變心，形成強烈對比。

122 《唐宋傳奇集》，頁 107。

123 《唐人傳奇》，頁 137。

124 《唐宋傳奇集》，頁 28。

125 同上注。

126 同上注。

127 《唐傳奇鑑賞集》，頁 23。

128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236。

129 《唐傳奇鑑賞集》，頁 59。

130 《唐宋傳奇集》，頁 76。

同時，社會輿論與李益也成一種對比¹³¹。社會人士普遍同情小玉的不幸遭遇，「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¹³²，皇宮內手作坊的老玉工也為小玉的遭遇流淚說：「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如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¹³³延光公主亦為小玉嘆息。社會同情小玉的遭遇，是認同小玉的「多情」，眾人對小玉有情，即對比出李益對小玉的無情。

還有，《任氏傳》中狐女任氏的義與男配角韋崙的不義，亦造成一種對比，「崙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崙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緩，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崙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崙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逾某之比者眾矣。而鄭生，窮賤耳。所稱愜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繫耳。若糠糲可給，不當至是。』」¹³⁴韋崙因任氏的美貌而愛上她，並想污辱她，任氏多次反抗，最後反抗不果，只好任由魚肉，不過，就在此時，她為鄭六感嘆，鄭六是她的情人，也是韋崙的好友。韋崙擁有財富、地位、美人，而鄭六只有任氏一人而已，其中「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¹³⁵反映一介女流尚且知道要對朋友有義，韋崙家財萬貫，卻要榨取朋友之所僅有。透過狐女任氏與韋崙的對比，鮮明地顯出韋崙的不義。

在《飛煙傳》中，趙象對飛煙前後態度的轉變，形成強烈的對比。趙象初見飛煙，便喜歡了她，起初他以情詩、情信傳情，及後更不顧身份，越牆與飛煙相會，說出動人情話：「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¹³⁶，誓言與飛煙長相廝守。不過，當趙象與飛煙的私情敗露，趙象卻改名、易服而逃，完全不敢替飛煙出頭，更沒有拯救她的意圖，只留下飛煙一人承擔後果。飛煙勇敢面對武公業的鞭打，與趙象易服而逃，又成一強烈對比。這兩個對比，突出了趙象負心可恥的形象。

4.2 襯托

131 《唐傳奇鑑賞集》，頁 60。

132 《唐宋傳奇集》，頁 74-75。

133 同上，頁 74。

134 同上，頁 37。

135 同上注。

136 同上，頁 161。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除了直接描寫男性角色的外貌特徵、身世，有時，會透過旁人的說話或反應，從側面描寫男性角色的形象。《柳氏傳》介紹韓翃說：「素知名，其所候問，皆當時之彥」¹³⁷，透過時人皆知的描述¹³⁸，側寫韓翃文才出眾。

《鶯鶯傳》的張生，「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¹³⁹，以張生朋友愛熱鬧宴遊，襯托張生的溫文儒雅。在《李娃傳》中，滎陽公子後來流落街頭，於一次唱輓歌的比試當中，「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¹⁴⁰人人掩面痛哭，大自然也受感染，從眾人的舉動，襯托張生唱輓歌技巧高超，突顯了張生的聰明，很快就學會唱輓歌的技巧，而且青出於藍。另一方面，亦突顯了張生因被李娃所騙而流落街頭的可憐遭遇。

《飛煙傳》描述趙象、步飛煙與武公業（步飛煙的丈夫）的三角戀。武公業是一個武夫，為人粗豪，又在衙門工作，「公務繁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¹⁴¹，工作時間長，沒有時間陪伴飛煙，飛煙「蓋鄙武生羸悍，非良配耳」¹⁴²，趙象則「秀端有文」¹⁴³，溫文儒雅，與飛煙相戀時，多番送贈詩作，與飛煙互相應和，又花時間了解飛煙的情感。武公業的粗豪、不解溫柔，正襯托出趙象的柔情。

5 小結

「六朝志怪小說中……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創作小說，想像虛構的能力比較強，人物形象亦較生動……只是比起唐傳奇作者來，自覺程度要低一個層次。」¹⁴⁴唐傳奇愛情小說運用了多元化的藝術手法，靈活運用直接描寫與間接描寫，展現豐富的人物形象，與前朝的志怪小說相比，層次更高。唐傳奇塑造男性形象的藝術手法十分成功，為後世愛情小說奠下基礎。

137 《唐宋傳奇集》，頁 47-48。

138 王枝忠：〈唐傳奇中的男主角〉，《中州學刊》第 4 期（1989 年 7 月），頁 94。

139 《唐宋傳奇集》，頁 127。

140 同上，頁 103。

141 同上，頁 162。

142 同上，頁 160。

143 同上注。

144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233。

(四) 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形象的解讀

1 表現封建社會下男性的無助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作者是文人¹⁴⁵，他們筆下的男性角色一般亦是文人，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角色可能就是作者的投射，而且往往反映社會上普遍的男性，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角色的塑造，不只有文學藝術的價值，還具有社會意義。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極為豐富，有正面的形象，如《李娃傳》的滎陽公子有情有義、《裴航》中的裴航對愛情忠誠等等，但是《霍小玉傳》中李益的負心、《鶯鶯傳》張生的始亂終棄、《李娃傳》滎陽公子與《離魂記》王宙的軟弱，這些負面形象都讓讀者難忘。既然唐傳奇的作者都是男性，唐傳奇的讀者也以男性為主，作為一種由男性主導的文學作品，小說中的男性具有正面的光輝形象，那是合理的，但是，小說卻多出現負面的男性形象，更甚者，是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比不上女性角色的勇敢、痴情，為什麼有這現象呢？小說的男性形象，反映出唐代文人亦有無助的一面。無疑，與女性角色比較，男性角色較少犧牲，在社會上，男性是既得利益者，為何說他們無助呢？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角色的無助，可從幾方面分析：

(一) 唐代文人是社會制度下的受害者¹⁴⁶，在強大的門閥制度下，唐代文人不能自由地選擇婚姻對象。男性比女性有較多自由，只在於有自由選擇戀愛對象，而不是結婚對象。因此，當他們遇上心上人，但對方不是門閥制度的結婚對象時，往往會造成忍情、不敢為愛情犧牲的後果。《霍小玉傳》的故事正正反映了這個問題，李益當時是不能娶小玉為妻的，因為對他而言，代價實在太大，他很可能因此得罪自己的家庭、士族，甚至賠上仕途。所以李益的負心行為，反映出他是社會制度下的受害者。

(二) 男性比女性更多投入社會，於是更多來自社會的制肘，除了門閥制度的壓抑外，男性要兼顧仕途、功名等前途問題，這不單是個人的榮辱，而是關乎整個家庭。

現就封建傳統文化的壓力與唐代特殊的社會兩方面，解讀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

145 《中國小說史略》，頁 72。

146 王秋萍：〈唐傳奇中李益與張生負心行為的比較研究〉，《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第 29 卷第 6 期（2008 年 12 月），頁 127。

性負面形象。

2 建構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形象的因素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角色，每每予人柔弱之感。這份柔弱，可指外貌上的俊美以及性格上的軟弱。這份柔弱，是被社會制度和生活壓抑而成的¹⁴⁷。他們與女主角相比，較為被動、軟弱，多不敢為愛情犧牲，因而形成寡情薄幸的形象。

2.1 封建傳統文化的壓力

(1) 儒家思想的籠罩

自古以來，中國男性一生都為仕途、功名努力——考取功名、成為大官，就能光宗耀祖。因此，讀書就是中國男性的出路。傳統社會，士農工商，士人的社會地位最高。因此，中國人非常著重守禮，不能做出有辱家門的事情，這種觀念，使中國不少男女受到束縛。

中國傳統社會重男輕女，女性地位比男性低，受的壓力固然比男性多。不過，我們也不要忽略男性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一旦讀書不成，男性還有何出路？女性尚可嫁人，男性卻要負擔家庭，甚至家族，責任重大。而且，男性與女性一樣，都有「守禮」的壓力，尤其是父母、家族均期望他們不但要循規蹈矩，更要有所成就。《李娃傳》的滎陽公子，在應考前，滎陽公稱他為「此吾家千駒也」¹⁴⁸，可見滎陽公對其子寄望甚大。可能是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當滎陽公知道兒子家財耗盡，留落街頭，甚至要唱輓歌為生，他自然怒斥滎陽公子玷污了士族門第的名聲，說他「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¹⁴⁹不與他相認。直至滎陽公子中第拜官，滎陽公才「吾與爾父子如初」¹⁵⁰。在這段情節中，我們看到滎陽公子落難時，滎陽公加以厭棄，但滎陽公子得志後，又立即相認。這正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對男性的壓迫，稍為行差踏錯，即遭家人厭棄。這使得唐代士人都不敢反抗社會，形成軟弱的個性。

147 楊劍影：〈淺析中國民間故事男性形成弱化、被動化、女性化現象〉，《萍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0年第2期，頁70。

148 《唐宋傳奇集》，頁97。

149 同上，頁103。

150 同上，頁107。

而滎陽公子從落難到成功的程式，也離不開「讀書」，他在李娃幫助下，透過考試，得到功名，才稱得上「成功」¹⁵¹。這對男性何嘗不是一種無形的壓迫，倘若考不到功名，社會地位就沒指望了。就算科舉及第，還有漫長的仕途，因此，當《霍小玉傳》的李益考取功名後，仍需與高門結成姻親，於唐代而言，這是有助仕途發展的捷徑，因此，李益不能不對小玉忍情，這其實是當時制度下的不幸結局。

(2) 傳統婚姻觀念

中國傳統的婚姻觀念中，婚姻是兩個家庭的事，所謂「合二姓之好」¹⁵²，男子娶妻並非個人的選擇，而是以家族為念，一為事奉家翁，二為延續家庭。我們一般認為中國女子可悲，因為她們在盲婚啞嫁的制度下，不可能為自己爭取幸福，但其實男性亦有相似的不幸，他們比女性好一點的，就是他們或者有結識異性的機會，但一旦不是門當戶對，就很可能會棒打鴛鴦。在《霍小玉傳》中，儘管李益與小玉相愛，但「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¹⁵³，不用與李益商量，他亦不能推卻，如果推卻的話，便要背上不孝之名¹⁵⁴。《離魂記》的王宙與倩娘青梅竹馬，但是倩娘的父親將倩娘許配他人，王宙與倩娘無法違抗。《無雙傳》的王仙客與劉無雙兩少無猜，又是親戚關係，也要待無雙的父親應承，王仙客才可以娶得美人歸。唐傳奇愛情小說反映當時的婚姻往往出於父母之命，因而造成不少人間悲劇，亦反映出男性與女性一樣，在中國傳統婚姻中，都是無助的。

此外，婚姻的錯配也造成愛情悲劇。在《飛煙傳》中，趙象固然可恥，東窗事發之後，他置飛煙不理，更易服改名。與李益相比，他更見玩弄女性的感情。飛煙是武公業的姬妾，趙象亦出身官宦之家，在道德禮教的規範下，趙象即使與飛煙真心相愛，也不能長相廝守。至於武公業也是個可憐的男人，他與飛煙的婚姻乃建基於金錢之上，「公業甚嬖之」¹⁵⁵，可見武公業很寵愛她，但飛煙卻不愛他，「蓋鄙武生羸悍，非良配耳」¹⁵⁶，飛煙得到武公業的寵愛，但她卻說：「此生薄福，不得當之。」

151 《唐傳奇鑑賞集》，頁 103。

152 王夢鷗註譯：《禮記今註今譯（下）》（臺北：商務印館，1987年），頁 791。

153 《唐宋傳奇集》，頁 73。

154 楊芸：〈從鄭生和李益看唐代士人的婚戀觀念〉，《文學教育》2008年8月，頁 135。

155 《唐宋傳奇集》，頁 160。

156 同上注。

¹⁵⁷可能正因此，武公業對飛煙是佔有多於愛。當他知道飛煙背叛他後，為了顧全面子，狠心毒打飛煙，最後更扮作飛煙因病而逝。面對命運的錯配，面對社會制度的安排，男性在婚戀路上也有無助的一面。

2.2 唐代特殊的社會現象

(1) 門第觀念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與美麗的女主角相戀後，不能同偕白首，固然是他們的性格使然，讓他們成為負心人。不過，由於唐代實際環境的關係，男性亦是社會制度下的受害人。「凡婚而不娶名家女，與仕而不由清望官，俱為社會所不齒¹⁵⁸」，唐代承襲前朝的社會風氣，十分重視門第，娶妻講求門當戶對，娶五姓女為妻是一種光榮。在這種風氣下，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又怎可以迎娶妓女為妻？這是社會制度的問題使然。從這角度分析，唐代的男性其實亦是受社會制度的壓迫，以至不能與自己喜愛的人在一起。

《霍小玉傳》的李益與霍小玉相戀而分離的故事，就正正說明了這個問題。「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貸，便托假故，遠投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¹⁵⁹李益與小玉立下盟誓，說與小玉永不分離，但當他面對現實——一是他的母親「素嚴毅」，反映出李益在家庭中沒有自主權，要聽命於母親，否則就是不孝；二是迎娶五姓女，在唐代是一種光榮，對於一個只有二十歲，又剛在仕途上起步的青年人來說，如何抵抗？因此，他的負心，是出於現實中無可奈何的考慮¹⁶⁰。

究竟五姓女指什麼呢？劉餗（生卒年不詳，約 728 年前後在世）《隋唐嘉話》說：「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¹⁶¹由此可見，唐代文人有三個人生理想，就是進士擢第、

157 《唐宋傳奇集》，頁 160。

158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112。

159 《唐宋傳奇集》，頁 73。

160 王秋萍：〈唐傳奇中李益與張生負心行為的比較研究〉，《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綜合）》第 29 卷第 6 期，頁 127。

161 劉餗／劉肅：《隋唐嘉話／大唐新語》（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 年），頁 17。

娶五姓女、修國史，換句話說，三個理想就是科舉功名、婚姻、仕途¹⁶²，全都影響唐代文人自身，甚至家人的榮辱。科舉功名，以至仕途，是歷代文人所追求的，但「娶五姓女」卻是唐代特有的文化，「五姓女」指博陵、清河崔氏、范陽盧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這五大士族，由於歷史的緣故，這五大士族在唐代有極高的社會地位，同時，作為士族之後人，他們的談吐、修養、氣質都高於其他人¹⁶³。他們自身條件優越，自然吸引士人，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與這五大士族結為姻親，對仕途有莫大幫助，因為五大士族出身優越，再加上歷史因素，其後人往往任大官，甚至宰相¹⁶⁴，因此，若與五姓女成婚，對士人的前途實有極大幫助。

在唐傳奇愛情小說中，大部份男女角色的姓氏，都是五大士族的姓氏¹⁶⁵，可見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作者，實有反映當代文人的思想。《霍小玉傳》的霍小玉，假託霍王的小女，這是假托高門¹⁶⁶，其實她是一名妓女。《離魂記》的男主角太原王氏、《李娃傳》的滎陽公子鄭生等等，都是唐代五大士族的姓氏。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實反映唐代士人的心態。

基於上述原因，李益面對迎娶盧氏女的安排，由於對自己的前途有所幫助，自然不能抗拒。在唐代，絕大部分的士人都以娶五姓女為人生的理想，就算傾盡家財，都要與五姓大族拉上關係，所以《霍小玉傳》對盧氏的描述：「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為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¹⁶⁷都是真實的。其實，李益的家境不俗，《霍小玉傳》在開始時曾介紹李益的家庭背景，「生門族清華」¹⁶⁸，可能不至於十分富有，但肯定不是「生家素貧」，但他在處理與盧氏女的親事時，仍「事須求貸」，可見盧氏女家世的顯赫，就算要借貸百萬去迎娶五姓女，都是值得的，因為這樣做，能提高男性在社會上的階級地位¹⁶⁹。

因此，李益的負心，在某程度上是因為他年輕，只有二十歲，未意識到現實的殘酷，不知道在婚姻路上，他與小玉都是沒有自主權的，因此，他才會輕易許下承

162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306。

163 劉瑛：《唐代傳奇研究·續集》（臺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 89。

164 《唐代傳奇研究》，頁 151-152。

165 程國賦：《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 42。

166 《唐代小說研究》，頁 149。

167 《唐宋傳奇集》，頁 73。

168 同上，頁 68。

169 《唐代小說研究》，頁 151。

諾，他沒有想到，就是八年之約也未能兌現，因此，他選擇逃避。他不夠成熟去處理戀愛問題。所以當小玉死後，他才有「生為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¹⁷⁰、「生至墓所，盡哀而返」¹⁷¹的表現。結婚後，他「傷情感物，鬱鬱不樂」¹⁷²。李益真的為小玉的離逝傷心欲絕，即使迎娶盧氏的時候，他的心中仍有小玉。他的負心與《鶯鶯傳》的張生不同，張生公開指責鶯鶯為「尤物」，遠避她以防她來糾正自己的過錯，他把責任推給鶯鶯，好像他本人沒有一點錯。至於李益，則尚有一點內疚。

《霍小玉傳》的李益、《步飛煙》的趙象、《鶯鶯傳》的張生，都是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負心人。他們都曾追求真正的愛情，只是社會不容許。他們與女主角相比，都顯得軟弱。雖然他們的薄倖值得譴責，但他們也是受害的一群，他們面對社會制度的壓迫，都是一樣的無助。不論李益對小玉到底有多真心，但他總算為這段情認真過，只是面對當時根深柢固的制度，對於一位只有二十多歲，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來說，迎娶小玉的代價實在太大了。當時男子的出路都離不開做官，在仕途與愛情之間，他很自然會選擇前者。他的可恨，只在於他應承與小玉相聚八年的約定也做不到，對小玉的薄幸，實無可推諉。其實，李益對於自己的負心也深自追悔，其內心非常矛盾，這場愛情悲劇的社會根源，使作品的思想內涵進入更高境界¹⁷³。李益的結局，可以說是小玉的報復，也可說是李益對自己的報復和報應。因他覺得愧疚，才引致日後對妻子的懷疑。

(2) 文人狎妓的風尚

與其他朝代相比，唐代是一個思想較為開放的年代，女性地位比較高，唐室對后妃、公主的守節觀念不太重視¹⁷⁴，尤其在武后執政之後。因此，唐代女性守節觀念相對較弱。在唐傳奇愛情小說，有不少這類型的記述，《鶯鶯傳》的鶯鶯，不理禮節，與張生同床共枕、《離魂記》的倩娘，亦有私奔的舉動，她們的身份是大家閨秀，但仍會有越禮的行為，可知唐代是一個相對開放的年代。身處於這種社會風氣，就容易出現男歡女愛的故事。

造成唐傳奇愛情小說的悲劇，許多時與當時文人與妓女的關係有關。第一，唐

170 《唐宋傳奇集》，頁 77。

171 同上注。

172 同上注。

173 《新譯唐傳奇選》，頁 288。

174 《唐代傳奇研究·續集》，頁 8。

代文人追求風流，有狎妓的風尚¹⁷⁵。唐代男性在婚姻上沒有自主權，但是一群年輕而有文才的年輕人有追求愛情的渴望，因此，他們轉而在妓女身上得到愛情的滿足。第二，法律不許士人與妓女成親，使即使有情人也不能終成眷屬。因此，唐傳奇中的男性角色，多有負心形象，是受到社會風尚所影響的。

唐代科舉考試，往往讓士人有一段漫遊的時間¹⁷⁶，他們在未婚前結識妓女，在唐代是一件平常事¹⁷⁷。《李娃傳》的滎陽公子「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于布政里。嘗遊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于西南」¹⁷⁸，在赴京考試前，有一段時間，他得到家庭給予他上京赴考的盤川，更難得的是沒有父母的管束，自然增加了結識妓女的機會。《霍小玉傳》的李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上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¹⁷⁹，在中進士之後到上任為官的期間，有一段時間，可於長安遊歷，因此就產生結識霍小玉的機會。

社會上亦有一種崇尚風流的表現，士人頗樂於與人分享個人風流的經歷，借此展現自己與別人不同，《霍小玉傳》的李益，就明言自己「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得名妓」¹⁸⁰，《鶯鶯傳》的張生，公開鶯鶯的情書，亦是要表現自己的風流。但是，在唐代有一矛盾之處，就是士人可以結識妓女，卻不可以與她們成婚，妓女身份低微，於社會上屬賤民，與士人結婚，是有違法令的¹⁸¹。而且，妓女出身低賤，士人不需對她們負責任，對婚姻沒有承擔感，因此，在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就出現負心的形象。

3 小結

從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可見唐代士人一方面受到封建傳統文化的壓力，另一方面又身處於唐代特殊的社會環境下，他們與女性一般，受到各種傳統觀念、社會制度的壓迫。當然，這不能為小說中出現的各項負面形象開脫，但至少，我們可以從較多角度去思考為何唐傳奇愛情小說會出現如此的男性形象，以及當中

175 《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141。

176 同上，頁 105。

177 《唐代小說研究》，頁 103。

178 《唐宋傳奇集》，頁 97。

179 同上，頁 68。

180 同上，頁 69。

181 《中國文言小說史》，頁 308。

對社會的映照。

(五) 結論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豐富，描寫栩栩如生，有因負心而令人痛恨的李益、張生，又有令人同情的滎陽公子；有重情重義的柳毅，亦有怯懦軟弱的王宙。他們可能就是唐傳奇作者的自我寄照，也可能是唐代千千萬萬士人的寫照，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形象，具有社會意義和文學意義。

1 唐傳奇愛情小說描寫男性形象的社會意義

1.1 寫實性

一部成功的小說，不單要讀者難忘，更要令人動容。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有部份在歷史上真有其人，有部分是純屬文藝創作，不過，這些男性角色的形象，都具有反映現實的作用。他們都有血有肉，讓人動容，這就是真實感。

據考證，部分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於歷史上是真有其人的，《霍小玉傳》的李益，就是真實人物，唐代文壇有一位被稱為「文章李益（746-829）」的文人，相信《霍小玉傳》的李益，就是指這個人¹⁸²。《鶯鶯傳》的張生，普遍亦相信是作者元稹（779-831）本人¹⁸³。當然，唐傳奇愛情小說的寫實，不在於男性角色是真還是假，最重要的是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角色的形象，能反映大部份唐代士人的情感生活、心態，這才最具社會意義。雖然有學者認為唐傳奇愛情小說的男性角色大部分為文人，出身高門大族，結婚對象又多屬五姓女，小說內容偏狹¹⁸⁴，但是，這種以角色自喻的手法，不就反映唐代文人的心態、寄託？這使唐傳奇更具寫實性。

本論文第四章已探討建構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男性形象的原因，從中可見唐代特殊的社會風氣如何塑造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男性形象，既然受到社會風尚的影響，這些角色自然能反映社會人生百態，其中特別反映出唐代士人品德敗壞的風氣。

《霍小玉傳》的李益、《鶯鶯傳》的張生，為了個人前途，甘願拋棄喜歡的人，

182 《唐代小說研究》，頁 149-150。

183 《元白詩箋證稿》，頁 108。

184 《唐代傳奇研究》，頁 133。

於唐代，通過與高門大族的婚姻，能幫助仕途，現實中出現如李益、張生等人，是絕不為奇的，寡情薄倖就是唐代士人的寫照。因為唐代士人崇尚風流，喜與妓女交往，妓女社會地位低下，即使玩弄她們的感情，也不會受到良心的責備、社會的責難，因為這些只是年少時「逢場作戲」的風流事¹⁸⁵。但是，當選擇結婚對象時，唐代文人便不會娶妓女為妻，因此出現了不少愛情悲劇，可見他們對愛情不負責任。而且，他們擇偶多著重女色，即女性的美貌，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天香國色的佳麗，就算是丫環，質素亦十分高，《華州參軍》崔氏的婢女輕紅能吸引柳參軍，可知輕紅貌美。唐代文人的文學修養很高，但個人品德修養則低下。玩弄感情、始亂終棄的事情，於現實生活中，大有可能存在。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應是現實生活的反映。

唐傳奇愛情小說中，才子與妓女相戀的題材佔大多數，但亦有不少文人與神仙戀愛的故事，不論是神仙或鬼怪，故事的女主角都是男主角的幫助者，讓男主角名成利就。男性角色都是被動的，有些時候性格模糊，這反映出唐代文人的心態。在《任氏傳》、《太陰夫人》中，男主角都倚賴女主角，《任氏傳》的鄭六，一直是個落魄文人，要靠他的朋友韋崱接濟，自認識狐女任氏後，要倚靠她的幫助才能致富。《太陰夫人》的盧杞，亦是得到仙女太陰夫人的幫助，才能改變生活現狀，不過他選擇的不是成仙，而是成為大官。由此可見，這兩篇小說的男性角色，都要靠女性的幫助，才能得到他們一生所渴求的東西——財富、功名，這些正正是唐代文人一直渴望得到的東西。這些男主角本身是一個平凡人，或者是不能擠身於當時制度的文人，功名、富貴無望，因此，他們盼望現實中有美人打救，以彌補自身的缺陷¹⁸⁶。

1.2 不滿當時的制度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作者，往往透過男性形象的塑造，以反映對現實制度的不滿。在《霍小玉傳》中，「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¹⁸⁷小說描繪了當時社會各階層對霍小玉遭遇的同情，其實亦反映他們對當時制度的不滿。唐代著重門閥觀念，李益拋棄小玉，涉及仕途和家庭問題，霍小玉最終不能與李益相愛到底，實在是「天經地義」，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作者，

185 《唐五代小說的文化闡釋》，頁 144。

186 吳禮權：《中國言情小說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59。

187 《唐宋傳奇集》，頁 74-75。

傾向同情女性的不幸遭遇，透過男性角色的負心，表現了對薄幸男子的鞭撻，也是對社會現實的控訴¹⁸⁸。

在《飛煙傳》中，因為趙象的負心，與武公業的兇殘，飛煙這個弱質女流命喪黃泉，小說末端加插當時人的評語，隱含了作者對當時蓄養姬妾制度的否定¹⁸⁹。飛煙是武公業的姬妾，犯了錯，武公業可以運用私刑，這是制度的不公。另一方面，趙象既是一名貴族公子，不可能不懂得居喪期間的戒律，但小說中描述他在居喪期間「乘梯而登」¹⁹⁰，竟然越牆與飛煙幽會，這是貴族的非禮行為，也可算是對道德禮教的一種諷刺¹⁹¹！唐代社會風氣開放，從趙象的形象，可見唐代文人對道德禮教的重視已大不如前。

2 唐傳奇愛情小說描寫男性形象的文學意義

2.1 建立男性角色典型

唐傳奇愛情小說是唐人有意創作小說之始，上承「傳說」，下開「小說」，其中的人物形象，使得唐傳奇愛情小說情味更深。唐傳奇愛情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承繼先秦散文的基礎¹⁹²，再加以充實發揮。以愛情為題材的作品，當然不是始於唐代，不過，唐代文人基於唐代特殊的生活環境，以及文學藝術的發展，展現出一篇又一篇膾炙人口的愛情小說作品。由《詩經》〈關雎〉流露對愛情的熱烈追求開始，戀愛課題歷來都是少男少女最關心的。到了唐代傳奇愛情小說，對情節的描寫、人物形象的塑造，有了更具體的表現，為中國愛情小說奠下基礎，影響了明清的愛情小說。因此，唐傳奇愛情小說實有承先啟後的文學價值。

唐傳奇愛情小說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男性形象多元化，其中柔弱、被動、多情的才子形象，更成了中國傳統文學愛情故事的男性形象典型¹⁹³，不論小說或戲曲，只要是以愛情為題材的，都才子配佳人為故事的主要人物。明代湯顯祖的《紫蕭

188 何滿子、李時人撰：《古代短篇小說名作評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72。

189 《唐傳奇鑑賞集》，頁194。

190 《唐宋傳奇集》，頁163。

191 閻豔：〈論唐愛情傳奇中的市民意識〉，《內蒙古師大學報（哲社版）》第29卷第3期（2000年6月），頁85。

192 《中國言情小說史》，頁53。

193 同上，頁579。

記》、《紫釵記》，元代鄭光祖（生卒年不詳）的《倩女離魂》，元代王實甫（1260–1336）的《西廂記》，都取材自唐傳奇愛情小說，其中的故事情節、人物角色等或有修改，但是男性角色，特別是男主角的形象，都大同小異。《紫釵記》李益的形象由負心改編成痴情，但是他仍具弱書生的特徵。元雜劇《倩女離魂》，以《離魂記》的故事為骨幹，不過情節加以擴充修改，突出女主角倩娘大膽、爭取愛情的形象，而男主角王文舉，則仍是一個寡情軟弱、深受禮教影響的男子。這與《離魂記》王宙的形象同出一轍，可見柔弱型的文人，已成為中國文學中愛情小說男主角的典型。唐代以後的戲曲、小說，即使不是由唐傳奇愛情小說改編而成，但作品的男性角色，都離不開柔弱型的文人。《聊齋志異》中的男性角色，大部分是書生，他們遇上由鬼神化的美女，與她們對比，都有軟弱怯懦的傾向。

2.2 成熟的藝術手法

除了建立男性角色典型之外，唐傳奇愛情小說塑造男性形象的藝術手法，亦大大豐富了日後中國愛情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手法。唐傳奇愛情小說運用不同的描寫手法，建立男性形象，其中比較特別的是心理描寫。唐以前的文學作品，沒有太多的心理描寫，心理描寫的手法讓人物形象更富真實感。自唐傳奇以後，不少愛情小說都對人物形象有更深入的刻劃，清代著名愛情小說《紅樓夢》，就經常運用心理描寫來刻劃人物形象。可見唐傳奇愛情小說塑造男性形象的藝術手法，對中國小說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3 總結

總結而言，唐傳奇是唐人生活面貌的映照，以戀愛為主題的唐傳奇更反映唐代少男少女對愛情的渴慕，即使經歷不同年代，仍能流傳至今。誠然，唐傳奇愛情小說的女性角色都比男性角色突出，她們的外貌性格、思想行為，都描寫得比男性角色豐富，因此，自古至今有不少關於唐傳奇愛情小說女性角色的評論，男性角色的形象特徵，則未有較全面的探討。本論文透過分析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角色的形象特徵、塑造形象的手法，以及嘗試結合唐代社會環境來解讀唐傳奇愛情小說男性形象的成因，以探討男性角色在社會上、文學上的意義，使唐傳奇愛情小說研究變得更全面。

MALE IMAGES IN THE ROMANTIC STORIES IN THE *CHUANQI* GENRE OF THE TANG DYNASTY

CHOI PO KI *

Abstract The *chuanqi* 傳奇 of the Tang 唐 dynasty is a type of novel consciously composed to shape male images therein through a variety of artistry such as depiction of appearance, language, action and mental state. These novels build up a rich profile of characters and present heterosexual love elegantly. Male images therein are mostly young intellectuals pursuing love, yet under social and cultural oppression they often sacrifice love for career and fortune. They may be intelligent and passionate, but also weak, fickle and heartless – an archetype for love-story male image in later times. The present paper traces the origin of such image through a combined analysis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rtistry and the Tang dynasty social context, filling a hole in the social and literary study of masculinity.

Keywords Romantic novels, male image, artistry

* The author is a graduate of the M.A.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gramm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